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

卷四

四

四

清儒學案卷七下

天津徐世昌

亭林學案下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載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本於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

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

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  
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  
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  
讀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  
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消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郭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  
橐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  
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詔  
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  
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



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  
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  
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  
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  
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  
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  
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  
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  
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  
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  
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  
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涪灘病月之望炎武又書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觚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卽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証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閒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

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所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惺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舄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僮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一



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乙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稟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有不有望于後之人也夫

文集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閒家道中落而其書尙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闖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子遺焉洎萬厯初而先曾祖厯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

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羸  
膝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尙不下二三  
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  
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篋稱爲多且博矣自少  
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閒纂記故事年  
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  
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  
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  
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  
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  
先祖書法蓋遍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  
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



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泣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清儒學案卷一  
二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

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

如之何曰博學於文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其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



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卽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并本義於程傳云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厯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